



大學衍義

十八

泮次

□ 12
3615
18



口12
號 3615
卷 18



大學衍義卷之四十

宋 學士

明 史官

真德秀

陳仁錫

黃輔

許闕

分類 361
卷號 10(20)
通番

齊家之要二

嚴內治

內臣預政之禍

唐宦者傳序。太宗詔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內侍為
之長。階第四不任。以專惟門閣守禦。廷內掃除稟食
而已。武后時稍增其人。至中宗黃衣乃二千員。七品
以上員外置千員。然衣紫者尚少。玄宗承平財用

大學衍義

卷之四十

內臣預政之禍

富足志大事奢不愛惜賞賜爵位開元天寶中宮嬪
大率至四萬宦官黃衣以上三千員衣朱紫千餘人
其稱旨者輒拜三品將軍列戟于門其在殿頭供奉
委任華重持節傳命光焰殷殷動四方所至郡縣奔
走獻遺至萬計監軍持權節度反出其下於是甲舍
名園上腴之田為中人所占者半京畿矣肅代庸弱
倚為扞衛故輔國以尚父顯元振以援立奮朝恩以
軍容重然猶未得常主兵也德宗懲艾泚賊故以左
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者主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
分提禁兵是以威柄下遷政在宦人舉手伸縮便有

輕重至標士奇材則養以為子巨鎮疆藩則爭出我
門小人之情狠險無顧藉又日夕侍天子御則無威
習則不疑故昏君蔽於所昵英主禍生所忽玄宗以
遷崩憲敬以弑殞文以憂憤至昭而天下亡矣禍始
開元極於天祐凶復參會黨類殲滅王室從而潰喪
譬猶灼火攻蠹蠹盡木焚渠不哀哉跡其殘氣不剛
柔情易遷費則無上怖則生怨借之權則專為禍則
迫而近緩相攻急相一此小人常勢也

范祖禹曰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子孫更變祖
宗之舊也刑業之君其得之也難故其防患也深

其慮之也遠。故其立法也密。後世雖有聰明才智之君。高出羣臣之表。然未若祖宗更事之多也。夫中人之不可假。以威權。蓋近而易。以爲姦也。明皇不戒履霜之漸。而輕變太宗之制。崇寵宦者。增多其員。自是以後。浸干國政。其源一啓。末流不可復塞。唐室之禍。基於開元。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爲人。後嗣可不念之哉。

高力士者。玄宗在藩。力士傾心附結。先天中以誅蕭岑等功。爲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於是四方奏請。皆先省後進。小事卽專決。雖洗沐未嘗出。眠息殿

帷中。微倖者。願一見如天人。然帝曰。力士當上。我寢乃安。當是時。宇文融。李林甫。蓋嘉運。韋堅。楊慎矜。王鈇。楊國忠。安祿山。安思順。高仙芝等。雖以才寵進。然皆厚結力士。故能踵至。將相自餘。承風附會。不可計。皆得所欲。肅宗在東宮。兄事力士。他王公主呼爲翁。戚里諸家。尊曰蒼帝。或不名而呼將軍。帝幸蜀。力士從。帝進齊國公。從上皇。徙西內。居十日。爲李輔國所誣。除籍。長流巫州。初太子瑛廢。武惠妃方嬖。李林甫等皆屬壽王。帝以肅宗長意未決。居忽忽不食。力士曰。大家不食。亦膳羞不具耶。帝曰。爾我家老。揣我何

爲而然。力士曰：嗣君未定耶？推長而立，孰敢爭？帝曰：爾言是也。儲位遂定。天寶中，邊將爭立功，帝嘗曰：朕春秋高，朝廷細務付宰相，蕃夷不襲，付諸將，寧不暇耶？對曰：臣間至閣門，見奏事者言雲南數喪師，又北兵悍且彊，陛下何以制之？臣恐禍成不可禁，其指蓋謂祿山。帝曰：卿勿言，朕將圖之。十三年秋，大雨，帝顧左右無人，卽曰：天方災，卿宜言之。力士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法令不行，陰陽失度，天下事庸可復安？臣之錯口其時也。帝不答。明年祿山反，力士善揣時事，勢候相上下，雖親昵至當覆敗，不肯爲救力，故生平

無顯顯大過。議者頗恨宇文融以來，權利相賊，階天下之禍。雖有補益，非相除去。

范祖禹曰：明皇不監石顯之事，而寵任力士，至使省洪章奏以萬機之重委之閹寺，失君道矣。其後李林甫、楊國忠皆因力士以進，迹其禍亂所從來者，漸矣。傳曰：存亡在所任，人君可不詳其細哉。

臣按：唐世中人預國政，自明皇任高力士始。中人預軍政，自明皇用楊思勉討安南蠻始。思勉本不錄。遂爲後世無窮之患，惜哉。

李輔國以閹奴爲閹廐小兒，肅宗爲太子，得侍東宮。

陳玄禮等誅楊國忠輔國豫謀又勸太子分中軍趨朔方收河隴兵圖興復太子至靈武愈親近勸遂即位係天下心擢家令判元帥府八軍司馬肅宗稍稍任以股膂事凡四方章奏軍符禁寶一委之輔國能隨事齷齪謹密取人主親信而內深賊未敢肆不啻葷時爲浮屠詭行人以爲柔良不忌也帝還京師拜殿中監宰相羣臣欲不時見天子皆因輔國以請乃得可常止銀臺門決事置察事聽兒數十人吏雖有秋毫過無不得得輒推訊州縣獄訟三司制劾有所捕逮流降皆私判臆處因稱制敕然未始聞上也

書下輔國署已乃施行羣臣無敢議出則介士三百人爲衛貴幸至不敢斥官呼五郎李揆當國以子姓事之號五父李峴輔政叩頭言且亂國於是詔敕不繇中書出者峴必審覆輔國不悅時太上皇居興慶宮妄言於帝因劫遷上皇於西內事已見前輔國以功遷兵部尚書既得志又求宰相諷裴冕等使薦已帝密摘蕭華使諭止冕張皇后疾其頡權帝寢疾太子監國后召太子將誅輔國及程元振太子不從后更召越王亮王圖之元振告輔國即伏兵捕三王囚之而殺后於他殿代宗立輔國以定策功愈跋扈至

謂帝曰。大家第坐宮中。外事聽奴處決。帝矍然欲翦除。而憚其握兵。因尊爲尚父。事無大小。率關白。羣臣出入。皆先詣輔國。輔國頗自安。又冊司空兼中書令。未幾。以彭體盈代爲閑廐羣牧苑內營田五坊等使。藥子昂代判元帥行軍司馬。賜大第於外。又詔進封博陸郡王。自輔國徙太上皇。天下疾之。帝在東宮。積不平。旣嗣位。不欲顯戮。遣俠者夜刺殺之。抵其首溷中。殊右臂告泰陵。然猶祕其事。刻木代首以葬。范祖禹曰。李輔國本飛龍馬家阜隸之流。肅宗尊寵而任之。委之以政。授之以兵。明皇以憂崩。已以

駭沒張后二王以戮死。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此近小人之禍也。可不戒哉。

臣按輔國有彌天之罪。肅宗不能誅。固可恥矣。代宗誅之而不顯其慘。亦不能無憾焉。夫以一閹尹之流而寵之以宰相尊之以尚父。自有中人以來。未之有也。其爲可醜不亦甚哉。夫明皇始壞太宗之法。以重中人而已。之幽鬱殂謝。乃出於中人之手。爲明皇者固可戒矣。輔國縱恣兩朝卒不免於肢體殊分。投首廁溷之慘。其亦何利耶。臣故書之以爲人君適姦者之戒。又以

爲小人稔惡者之戒云。

程元振少以宦人直內侍省。張皇后謀立越王。元振見太子發其姦。與李輔國助討。難立太子。是爲代宗。拜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判元帥行軍司馬。再遷驃騎大將軍。盡總禁兵。不踰歲。權震天下。在輔國右。凶決又過之。軍中呼十郎。裴冕與元振忤。貶施州。來瑱守襄漢有功。元振嘗諉屬。不應。誣殺瑒。素惡李光弼。數媒竭以疑之。瑒等上將。冕光弼元勳。旣誅。斥方帥。繇是攜解。廣德初。吐蕃党項內侵。詔集天下兵。無一士奔命者。虜寇便橋。帝蒼黃出居陝。京師陷於

是太常博士翰林待詔柳伉上疏曰。犬戎以數萬衆犯關度隴。歷秦渭。掠邠涇。不血刃而入京師。謀臣不奮一言。武士不力一戰。提卒叫呼。劫宮闈。焚陵寢。此將帥叛陛下也。自朝義之滅。陛下以爲智力所能。故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羣臣在廷。無一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填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者。此四方叛陛下也。陛下視今日病。何繇至此乎。天下之心。乃恨陛下。遠賢良。任宦豎。離間將相。而幾於亡。必欲存宗廟社稷。獨

斬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隸諸州。陛下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率德勵行。屏嬖。任將相。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請赤臣族。以謝疏闊。帝顧公議不與。乃下詔。盡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帝還。元振衣婦衣。私入京師。圖不軌。御史劾按。長流。榛州。行至江陵死。

臣按。代宗非英主也。然能殺李輔國。以據二帝之憤。逐程元振。以紓四方與諸將之怨。其抵肅宗之姑息。蓋少逾焉。方二人之怙寵也。自謂無能孰何之者。及兵權既奪。官職既削。孤雛腐鼠。

坐待誅斥。亦何能爲。以此觀之。姦夫儉人。苟非人主。借以聲光。未有能自跋扈者也。既長其能。然後從而撲滅之。所傷多矣。曷若制之於初。俾臣主兩全之。爲得哉。

魚朝恩者。給事黃門。至德初。知內侍省事。乾元二年。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肅宗以子儀光弼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之名自此始。明年九節度之師六。十萬潰於相州。

范祖禹曰。風沙衛殿齊師。風沙衛齊之闕。殖綽郭。

最二人齊大夫曰子殿齊師齊之辱也夫以諸侯之師使闔人殿之猶以為辱况天子之師而使宦者為之主帥乎是辱天下之眾也且慶緒窮虜郭李不世出之將使朝恩節制之猶不免於敗則庸人可知矣肅宗初復兩京舉六十萬之眾棄之其不亡亦幸哉

代宗避吐蕃東幸衛兵離散朝恩悉軍迎華陰乘輿六師乃振帝德之更號天下觀軍容處置使專領神策軍賞賜不涯朝恩資小人特功呀忽無所憚是時郭子儀有定天下功居人臣第一朝恩心媚之乘相

州敗醜為詆譖肅宗不納其語然猶罷子儀兵留京師代宗立與程元振一口加毀帝未及寤子儀憂甚俄而吐蕃陷京師卒用其力王室再安朝恩內慚乃勸帝徙洛陽欲遠夷狄為近臣所折乃止朝恩好引輕浮後生處門下講五經大義作文章謂才兼文武微伺誤寵永泰中詔判國子監會釋菜執易升坐言鼎有覆餗象以侵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載銜之未發朝恩有賜豐觀沼澄爽表為佛祠為章敬太后薦福即后謚以名祠許之於是用度侈浩乃壞曲江華清諸宮館及將相

大學後集 卷四
九
故第收其材佐興作費無慮萬億既數毀郭子儀不見聽乃遣盜發其先家子儀詭辭自解以安衆疑神策都虞侯劉希暹魁健能騎射最爲朝恩昵信希暹諷朝恩置獄北軍陰縱惡少年橫捕富人付吏考訊因中以法錄貲產入之軍皆誣服寃死故市人號入地牢朝廷裁決朝恩或不預者輒怒曰天下有不由我乎帝聞不喜養息令徽尚幼爲內給使服綠與同列爭忿歸白朝恩明日見帝曰臣之子位下願得金紫在班列上帝未答有司已奉紫服於前令徽稱帝笑曰小兒章服大稱滋不悅元載乃用散騎常侍

崔昭尹京兆厚以財結其黨皇甫湜周皓湜方屯陝而皓射生將自是朝恩隱謀與語悉爲帝知希暹覺帝指密白太后朝恩稍懼然克帝接遇未衰故自安而潛計不軌帝遂倚載決除之後因寒食宴禁中縊殺之還尸其家

臣按朝恩之跋扈亦代宗獎成之也既而圖之布置張設如待敵國僅能勝之此可以爲戒不可以爲法也

竇文場霍仙鳴者始竝隸東宮事德宗未有名自魚朝恩死宦人不復典兵帝以禁衛盡委白志貞志貞

多納富人金補軍。止收其庸而身不在軍。及涇師亂。帝召近衛無一人至者。惟文塲等率宦官及親王左右從至奉天。帝遂志貞。并左右軍付文塲主之。帝自山南還。兩軍復完。而帝忌宿將難制。故詔文塲仙鳴分總之。廢天威軍。入左右神策。是時竇霍權振朝廷。諸方節度大將多出其軍。臺省要官走門下。丐接引者。足相躡。藩鎮贈遺累百鉅萬。略士妻女無所憚。久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各二員。詔文塲為左神策護軍中尉。仙鳴為右中尉護軍。自文塲等始。

臣按宦官常主兵柄。自德宗始。然開其端。又自

明皇肅代始。四君者皆太宗之罪人與

憲宗時吐突承璀為神策左軍中尉。王承宗及以承璀為行管招討處置等使。以討之。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為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為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今神策軍既不置行營節度使。即承璀乃制將也。又充諸軍招討處置使。即承璀乃都統也。臣恐四旁聞之。必輕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陛下忍後祇相傳云。以中官為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上不聽。後果無功。還給事中段平仲等乞斬之。上罷承璀中尉。

降為軍器使中外相賀

臣按以宦官掌征伐此明皇肅代之大失也憲宗中興亦踵其覆轍後世子孫謂憲宗之英武猶以中人為制帥我其可違其後湯復恭田令孜皆主軍律趣唐於亡由祖宗貽謀之失也

憲宗末年左軍中尉吐突承璀謀立澧王憚為太子上不許及上寢疾承璀謀尚未息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正月暴崩於中殿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弘志弒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中尉梁守謙與

諸宦官共立太子殺承璀太子立是為穆宗

臣按唐世宦官弒君立君自此始憲宗英主也自不知春秋書閹弒吳子餘祭之義而昵近刑人以殞其身其失一又不知顧命呂伋等逾子釗之事而使嗣子之立出宦者之手其失二以是觀之入主其可以不學哉

敬宗即位遊戲無度狎昵羣小喜擊毬好手搏禁軍及諸道爭獻力士晝夜不離側性復褊急力士或恃恩不遜輒配流籍沒宦官小過動遭捶撻皆怨且懼十二月上夜獵還宮與宦官劉克明及擊毬軍將蘇

佐明等飲酒上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忽滅蘇佐明等弒上於室內劉克明矯稱上旨以絳王悟權勾當軍國事克明等欲易置內侍之執權者於是樞密使王守澄中尉魏從簡定議以衛兵迎江王涵入宮發左右神策飛龍兵追討賊黨盡斬之江王立是爲文宗

臣按唐世宦官弒君立君於是再見矣

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橫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文宗大和二年上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劉蕡對策極言其禍其略曰陛下宜先憂

者官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又曰陛下將杜篡弒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不錮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閣寺侍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屏執狎之臣制侵陵迫脇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治於前當治於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又曰陛下誠能揭國權以歸相扞兵柄以歸

將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孚矣又曰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於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又曰今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不主兵事止於養勳階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讎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釁之心無伏節死難之義又曰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命之寵哉

賢良方正裴休等二十三人中第皆除官考官立散騎常侍馮宿等見黃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詔下物論囂然稱屈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

胡寅曰黃對策時執政大臣裴度韋處厚也一公累朝舊德因黃有言置之高第請開延英召會公卿給舍諫官御史并貴常侍五六人陳太宗故事及近代之失咨訪厥中公議既合此五六人者必有自善之謀納兵之請因而處之以禮則不出中具太計定矣乃避遠小嫌失於事會其所繫豈小哉黃所陳但欲復之於門戶掃除非有草薶禽獮

之意事必可行。惜乎裴韋讀之不詳，思之不精也。四年，上患宦官彊盛，憲宗敬宗弒逆之黨猶有在左右者。中尉王守澄尤專橫，招權納賄，上不能制。嘗密與翰林學士宋申錫言之。申錫請漸除其偏，上以申錫沈厚忠謹，可倚以事，擢尚書右丞同平章事。五年，上與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引吏部侍郎王璠為京兆尹，以密旨諭之。璠泄其謀，鄭注、王守澄知之，陰為之備。上弟漳王湊賢，有人望，注令神策都虞候豆盧革誣告申錫謀立漳王。守澄奏之，上大怒，遣中使召宰相至，延英示以守澄所奏，相顧愕眙。上命守澄捕豆

盧著所告，晏敬則、王師文等於禁中鞠之。師文亡命。三月，申錫罷為右庶子。自宰相大臣無敢顯言其寃者。獨京兆尹崔瑄、大理卿王正雅連上疏請出內獄，付外廷覈實。由是獄稍緩。晏敬則等誣服，上悉召師保以下及臺省府寺大臣面詢之。左常侍崔元亮等復請對於延英，乞以獄事付外覆按。上屢遣之出，不退。乃復召宰相入，牛僧孺亦言申錫殆不至此。鄭注恐覆按詐覺，乃勸請止行貶黜。宋申錫、開州司馬湊巢縣公。

臣按文宗可謂不明矣。方與宰相謀以去宦官，

宦官未去。乃用其讒。以貶宰相。蓋挾憾而誣之。其情有不難察者。文宗乃一不之察。人君不明。可與忠謀也哉。

初宋申錫得罪。宦官益橫。上外雖包容。內不能堪。翰林侍講學士李訓。太僕卿鄭注。既得幸。揣知上意。訓因進講。數以微言動上。上見其才辯。意訓可與謀大事。且以訓注皆因王守澄。以進。冀宦官之不疑。遂密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宦官為己任。二人相挾朝夕計議。所言於上。無不從。聲勢烜赫。注多在禁中。或時休沐。賓客填門。賂遺山積。外人但知訓注倚宦官。擅

作威福。不知其與上有密謀也。上之立也。右領軍將軍仇士良有功。王守澄抑之。由是有隙。訓注為上謀。進擢士良。以分守澄之權。五月。以士良為左神策中尉。訓注為上畫太平之策。以為當先除宦官。上以為信然。寵任日隆。八月。以鄭注為工部尚書。充翰林侍講學士。憲宗之崩也。人皆言宦官陳弘志所為。時弘志為山南東道監軍。李訓為上謀。召之。至清泥驛。封杖殺之。鄭注求為鳳翔節度使。李訓雖因注得進。及勢位俱盛。心頗忌注。謀欲中外協勢。以誅宦官。故出注於鳳翔。其實俟既誅宦官。并圖注也。王守澄為左

右神策觀軍容使兼十二衛統軍訓注爲上謀以虛名尊守澄實奪之權也。已巳以舒元輿李訓並同平章事。仍命訓三二日一名入翰林講易訓起流人期年致位宰相。天子傾意任之。天下事皆決於訓。自中尉樞密近衛諸將見訓皆震懼迎拜叩首。冬十月訓注密言於上請除王守澄遣中使李好古就第賜醢殺之。於是元和之途黨略盡矣。十二月以大理卿郭行餘爲邠寧節度使以戶部尚書判度支王璠爲河東節度使以京兆尹羅立言權知府事以太府卿韓約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始鄭注與李訓謀至鎮選壯士

數百皆持白梃懷其斧以爲親兵。是月王守澄葬於滻水。注奏請入護葬事因以親兵自隨仍奏令內臣中尉以下盡集滻水送葬注因闔門令親兵斧之使無遺類約既定訓與其黨謀如此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不若使行餘璠以赴鎮爲名多募壯士爲部曲并用金吾臺府吏卒先期誅宦者行餘璠立言約及中丞李孝本皆訓素所厚也故列置要地獨與是數人者與舒元輿謀之餘人不知也。王戌上御紫宸殿百官班定韓約奏左金吾聽事後石榴夜有甘露宰相帥百官稱賀訓元輿勸上親往觀之以承天贖上許

之百官退班於含元殿日加辰上乘軟輿出紫宸門
升含元殿先命宰相及兩省官詣左仗視之良久而
還訓奏臣與衆人驗之殆非真甘露上顧左右中尉
仇士良魚弘志帥諸官者往視之官者既去訓遽召
郭行餘王璠曰來受教旨璠股栗不敢前獨行餘拜
殿下時二人部曲數百皆執兵立丹鳳門外訓已先
使人召之令人受教獨東兵入邠寧兵竟不至仇士
良等至左仗視甘露韓約變色流汗士良怪之曰將
軍何爲如是俄風吹幕起見執兵者甚衆又聞兵仗
聲士良等驚駭走出門者欲閉之士良叱之關不得

上士良等犇詣上告變訓見之遽呼金吾衛士曰來
上殿衛乘輿者人賞錢百緡宦者曰事急矣請陛下
還宮卽舉軟輿迎上扶升輿決後殿杳息疾趨北出
訓攀輿呼曰臣奏事未竟陛下不可入宮金吾兵已
登殿羅立言帥京兆邏卒三百餘李孝本帥御史臺
從人二百餘皆登殿縱擊宦官流血呼冤死傷者十
餘人乘輿入宣政門訓攀輿呼益急上叱之宦官郝
志榮奮拳毆其胸偃於地乘輿既入門隨闔宦官皆
呼萬歲百官駭愕散出訓知事不濟脫從吏綠衫衣
之走馬而出士良等知上預其謀怨憤出不遜語上

六書行義 卷四十一
漸懼不復言。士良等命左右神策副使劉泰倫魏仲卿各帥禁兵五百人。露刃出閣門。逢火輒殺。李訓奔鳳翔。未至。爲人所禽。斬其首。以來王涯。王璠。羅立言。郭行餘。賈餗。舒元興。李孝本。皆斬獨柳下。親屬無問。親疎皆死。孩穉無遺。時數日之間。殺生除拜。皆決於兩中尉。上不豫。知士良使人齎密敕授鳳翔監軍。斬注。滅其家。士良等各進階。遷官有差。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其司。宰相行文書而已。

開成元年。上自甘露之變。意忽忽不樂。兩軍毬鞠之會。什減六七。雖宴享音伎雜遝盈庭。未嘗解顏。閱歷

或徘徊眺望。或獨語歎息。

四年十一月。上疾少間。坐思政殿。召當直學士周墀。賜之酒。因問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上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報漢獻耳。墀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上曰。報獻受制於彊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震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

始士良弘志憤。文宗與李訓謀。屢欲廢帝。崔慎由爲翰林學士。宿直夜堂上。謂慎由曰。上不豫已久。自即位。政令多荒闕。皇太后有制。更立嗣君。學士當作詔。

六學後義 卷四十一
慎由驚曰。上高明之德在天下。安可輕議。雖死不承命。士良等默然。久之。啓後戶。引至小殿。帝在焉。士良等歷階數。帝過失。帝俛首。既而士良指帝曰。不爲學士。不得更坐此。乃送慎由出。戒曰。毋泄禍及爾宗。慎由誌其事。藏箱枕間。時人莫知。將沒。以授其子胤。故胤惡中官。終討除之。蓋禍原於士良弘志云。

臣按。唐世宦官之禍至大。和中已成沈痼之疾。而訓注又以毒藥發之。祇足以速禍亡而已。事至於此。明皇德宗安得不任其咎。

僖宗之爲。普王也。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及卽位。使

知樞密。遂擢爲中尉。上時年十四。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孜呼爲阿父。令孜頗讀書。多巧數。招權納賄。除官及賜緋紫。皆不關白於上。上與內園小兒狎昵。賞賜樂工伎兒。所費動以萬計。府藏空竭。令孜說上籍兩市商旅寶貨。悉輸內庫。有陳訴者。付京兆杖殺之。宰相以下。鉗口莫能言。

是年。寬旬人黃巢反。聚衆爲盜。攻州縣。橫行山東。民之困於重斂者。爭歸之。

廣明元年春二月。左拾遺侯昌業以盜賊滿關東。而上不親政事。專務遊戲。賞賜無度。田令孜專權。無上

天文變異社稷將危上疏極諫上大怒召昌業至內侍省賜死

黃巢入長安上幸興元

中和元年春正月車駕至成都上日夕專與宦官同處議天下事待外臣殊疎薄左拾遺孟昭圖上疏曰夫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非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非司之天子非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豈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人如此恐收復之期尚勞宸慮尸祿之士得以宴安令夜屏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遣人沉於

墓頭津聞者氣塞而不敢言

臣按是時巨盜方據國都而僖宗疎遠大臣惟宦者與處諫官言之職也而侯昌業既死於前孟昭圖復死於後雖欲不亡其可得乎

昭宗在藩邸素疾宦官及即位楊復恭恃援立功所為多不法上意不平政事多謀於宰相孔緯等勸上舉大中故事抑宦者權復恭總宿衛兵專制朝政諸假子皆為節度使刺史又養宦官子六百人皆為監軍天下權勢皆歸其門其養子李順節既寵貴與復恭爭權盡以復恭陰事告上上乃出復恭為鳳翔監

軍復恭愠懟不肯行稱疾求致仕以復恭爲上將軍致仕或告復恭與假子守信謀反上御安喜門陳兵自衛命李順節等將兵攻其第不能克復恭挈其族走興元與楊守亮等同舉兵拒朝廷後爲華州韓建兵所獲獻闕下斬於獨柳李茂貞獻復恭遺守亮書訴致仕之由云吾於荆榛中立壽王即昭宗也纔得尊位廢定策國老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

臣按復恭以援立之功恣爲不法至其畔也舉數鎮之兵以攻之僅而能克以家奴之賤敢於拒捍如敵國然自視爲定策國老而且天子

負心門生自古中人之橫未有其匹者然卒不能免獨柳之誅豈不足爲後人之戒哉

昭宗光化二年以吏部尚書崔胤同平章事充清海節度使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王搏明達有度量時稱良相上素疾宦官樞密使宋道弼景務脩專橫崔胤日與上謀去宦官宦官知之由是南北司益相憎疾各結藩鎮爲援以相傾奪搏恐其致亂從容言於上曰人君當務明大體無所偏私宦官擅權之弊誰不知之顧其勢未可猝除宜俟多難漸平以道消息願陛下言勿輕泄致速姦變胤聞之諧搏於上曰

王搏姦邪已爲道弼輩外應。上疑之。及胤罷相。意搏排已愈恨之。及出鎮廣州。遺朱全忠書。具道搏語。令全忠表論之。全忠上言。胤不可離輔弼之地。搏與敕使相表裏。同危社稷。表連上。不已。上雖察其情。迫於全忠。不得已。復召胤爲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搏罷爲工部侍郎。以道弼監荆南軍。務脩監青州軍。又貶搏溪州刺史。又貶崖州司戶。道弼長流驩州。務脩長流愛州。皆賜自盡。於是胤專制朝政。勢震中外。宦官皆側目。不勝其憤。初。崔胤與上密謀。盡誅宦官。及道弼務脩死。宦官益懼。上自華州還。忽忽不樂。多縱

酒。喜怒不常。左右尤自危。於是左軍中尉劉季述。右軍中尉王仲先。樞密使王彥範。薛齊渥等。陰相與謀。曰。主上輕佻多變。詐難奉事。專聽任南司。吾輩終罹其禍。不若奉太子立之。尊王上爲太上皇。列岐華兵爲援。控制諸藩。誰能害我哉。上獵苑中。因置酒。夜醉歸。手殺黃門侍女數人。明日。日加辰巳。宮門不開。季述帥禁軍千人破門而入。訪問具得其狀。出謂胤曰。主上所爲如是。豈可理。天下廢昏立明。自古有之。胤畏死不敢違。季述召百官陳兵殿庭。作胤等姓名狀。請太子監國。以示之。使署名。胤及百官不得已。皆署

之。宦官扶上與后同輦。嬪御侍從纔十餘人。適少陽院季述以銀搨畫地數上曰。某時某事。汝不從我言。其罪一也。如此數十不止。乃手鑰其門。鎔鐵錮之。使入將兵圍守。上動靜輒白季述。穴牆以通飲食。上求錢帛。俱不得。求紙筆亦不與。時大寒。嬪御公主無衣。袞號哭聞於外。季述等矯詔令太子嗣位。季述等欲誅崔胤而憚全忠。但解其度支鹽鐵轉運而已。胤密致書全忠使興兵。圖反正。有鹽州雄毅軍使孫德昭為左神策指揮使。自劉季述等廢上。常憤惋不平。崔胤聞之。遣判官石戩與之遊。德昭每酒酣必泣。戩知

其誠。乃密以胤意說之。德昭謝曰。苟相公有命。不敢愛死。戩以白胤。胤割衣帶手書以授之。德昭復結右軍清遠都將董彥弼。周承誨。謀以除夜伏兵安福門外。以俟之。天復元年春正月朔。王仲先入朝。至安福門。孫德昭擒斬之。詣少陽院叩門呼曰。逆賊已誅。詩陛下出勞將士。上與后毀扉而出。崔胤迎上御長樂門樓。帥百官稱賀。周承誨擒劉季述。王彥範繼至。方詰責已為亂。梃所斃。薛齊偓赴井死。出而斬之。滅四人之族。并誅其黨二十餘人。以孫德昭同平章事。充靜海節度使。賜姓名李繼昭。崔胤進位司徒。上寵待

胤益厚。以周承誨爲嶺南西道節度使，賜姓名李繼誨。董彥弼爲寧遠節度使，賜姓李。竝同平章事。與李繼昭俱留宿衛。十日乃出還家。賞賜傾府庫。時人謂之「三使相」。丙午，敕近年宰臣延英奏事，樞密使侍側，爭論紛然。既出，又稱上旨未允，復有改易撓權亂政。自今竝依大中舊制。侯宰臣奏事畢，方得升殿承受公事。崔胤以宦官典兵，終爲肘腋之患，欲以外兵制之。諷茂貞留兵三千於京師，充宿衛。以茂貞假子繼筠將之。左諫議大夫韓偓以爲不可。胤不從。時上悉以軍國事委崔胤，每奏事，上與之從容，或至然燭，宦

官畏之側目。事無大小，皆咨胤而後行。胤志欲盡除之。翰林學士韓偓屢諫曰：「事禁太甚，此輩亦不可全無。恐其黨迫切，更生他變。」胤不從。胤請上盡誅宦官，但以宮人掌內諸司事。宦官屬耳，頗聞之。樞密使韓全誨等涕泣求哀於上。上乃令胤有事封疏，以聞。勿口奏。宦官求美女知書者數人，內之宮中。陰令訶察其事。盡得胤密謀。上不之覺也。全誨等大懼。每宴聚流涕相訣別。日夜謀所以去胤之術。時朱全忠、李茂貞各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全忠欲上幸東都，茂貞欲上幸鳳翔。胤知謀泄，事急遺朱全忠書稱被密詔。

令全忠以兵迎車駕全忠得書遽歸大梁發兵韓全誨等懼誅謀以兵制上乃與李繼昭李繼誨李彥弼李繼筠深相結繼筠獨不肯從冬十月全忠大舉兵發大梁韓全誨聞全忠將至令李繼誨等勒兵劫上幸鳳翔全誨等令上入閣召百官追寢正月丙午敕書如咸通以來近例是日開延英全誨等即侍側同議政事朱全忠至河中表請車駕幸東都韓全誨等陳兵殿前言於上曰全忠以太兵逼京師欲劫天子幸洛陽求傳禪臣等請奉陛下幸鳳翔收兵拒之上不許李彥弼已於御院縱火是日冬至上獨坐思政

殿庭無羣臣旁無侍者不得已與皇后妃嬪諸王百餘人皆上馬慟哭聲不絕出門回顧禁中火已赫然朱全忠至鳳翔軍於城東上屢詔全忠還鎮全忠乃拜表奉辭崔胤裴樞罷一年四月崔胤自華州詣河中泣訴於朱全忠恐李茂貞劫天子幸蜀宜以時奉迎勢不可緩於是全忠再舉兵至鳳翔李茂貞堅壁不出全忠以謫計誘致之於是茂貞悉衆攻全忠管全忠縱兵擊之又遣數百騎據其城門鳳翔軍進退失據自蹈藉殺傷殆盡茂貞自是喪氣始議與全忠連和謀誅宦官以自贖遺全忠書曰禍亂之興皆由

全誨僕迎駕至此。以備他盜。公旣志匡社稷。請公迎扈還宮。僕以弊甲彫兵。從公陳力。全忠復書曰。僕舉兵至此。正以乘輿播遷。公能協力。固所願也。丁酉。上召李茂貞等食。議與朱全忠和。上曰。十六宅諸王以下。凍餒死者。日有數人。在內諸王及公主妃嬪。一日食粥。一日食湯餅。今亦竭矣。卿等意如何。皆不對。上曰。速當和解耳。三年春正月。李茂貞獨見上。中尉韓全誨等皆不得對。茂貞請誅全誨等。與朱全忠和解。奉車駕還京。上喜。卽遣內養卽鳳翔卒四十人。收全誨等斬之。遣使囊全誨等二十餘人首。以示全忠。

邠來脅留車駕。懼罪離間。不欲協和。皆此曹也。今朕與李茂貞決意誅之。卿可曉諭諸軍。以豁衆憤。時鳳翔所誅宦官七十二人。朱全忠又密令京兆搜捕致仕不從行者。誅九十人。及還長安。全忠崔胤同對胤奏。國初承平之時。宦官不典兵。豫政。天寶以來。宦官浸盛。貞元之末。以羽林衛爲左右神策軍。以便衛從。始令宦官主之。以二千人爲定制。自是參掌機密。奪百司權。上下彌縫。共爲不法。大則扇搖藩鎮。傾危國家。小則賣官鬻獄。蠹害朝政。王室衰亂。職此之由。不翦其根。禍終不已。請悉罷內諸司。使其事務盡歸之。

省寺諸道監軍俱召還闕下。上從之。是日全忠以兵驅宦官第五可範以下數百人於內侍省盡殺之。冤號之聲徹於內外。其出使外方者詔所在收捕誅之。止留老衰幼弱者三十人以備灑掃。自是宣傳詔命皆令宦人出入。其兩軍內外入鎮兵悉屬六軍。以胤兼判六軍十二衛事。

司馬光曰。宦者用權爲國家患其來久矣。蓋以出入宮禁。人主自幼及長與之親狎。非如三公六卿進見有時。可嚴憚也。其間復有性識儇利。語言辯給。善伺候顏色。承迎志趣。受命則無違迂之患。使

令則有稱慚之效。自非上智之主。燭知物情。慮患深遠。侍奉之外。不任以事。則近者日親。遠者日疎。甘言悲辭之請。有時而從。浸潤膚受之剋。有時而聽。於是黜陟刑賞之政。潛移於近習。而不自知。如飲醇酒嗜其味而忘其醉也。黜陟刑賞之柄移而國家不危亂者。未之有也。東漢之衰。宦官最爲驕橫。然皆假人主之權。依憑城社。濁亂天下。未有能劫脅天子。如制嬰兒。廢置在手。東西出其意。使天子畏之。若乘虎狼而挾蛇虺。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非他。漢不握兵。唐握兵。故也。夫寺人之官。自三

王之世載於詩禮所以謹閭闔之禁通內外之言
 安可無也顧人主不當與之謀議政事進退士大
 夫使有威福足以動人耳果或有罪小則刑之大
 則誅之無所寬赦如此雖使之專權孰敢哉豈可
 不察臧否不擇是非欲草薶而禽獮之能無亂乎
 是以袁紹行之於前而董卓劫漢崔昌遐襲之於
 後而朱氏篡唐雖快一時之忿而國隨以亡是猶
 惡友之垢而焚之患木之蠹而伐之其為害豈不
 益多哉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斯之謂
 矣

歐陽脩曰自舌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
 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
 其為心也專以恣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
 之心使人主心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
 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
 為去已疎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為可
 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疎
 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
 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
 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為患也患已深而覺之

大學衍義 卷之四十一
欲與疎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爲資而起。至挾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爲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疎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感。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猝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矣。

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

臣按漢唐之宦侍其忠謹自持者。未嘗不獲福。其驕恣預政者。未嘗不罹禍。人主而知此。則能全其國。國全則家亦全矣。內臣而知此。則能全其身。身全則國亦全矣。故具著之云。

以上論內臣預政之禍。

大學衍義卷之四十

大學衍義

卷之四十

內臣預政之禍

三

